

# 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 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 汉文学史纲要

鲁 迅 著

## 目 录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	1
第二篇	《书》与《诗》 .....	10
第三篇	老庄 .....	27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	38
第五篇	李斯 .....	53
第六篇	汉官之楚声 .....	58
第七篇	贾谊与鼂错 .....	63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	71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	86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	100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寢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祇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覡，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远獠，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sup>[1]</sup>（《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sup>[2]</sup>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特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

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sup>〔3〕</sup>（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sup>〔4〕</sup>，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粦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许慎<sup>〔5〕</sup>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转注者，训诂之事也。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峒嵒禹书<sup>[6]</sup>，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撮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鱗魴鳣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sup>[7]</sup>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sup>[8]</sup>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

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sup>[9]</sup>见《吕氏春秋》，《金人铭》<sup>[10]</sup>（《说苑》），颛顼《丹书》<sup>[11]</sup>（《大戴礼记》），帝尝《政语》<sup>[12]</sup>（《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sup>[13]</sup>，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等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sup>[14]</sup>，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sup>[15]</sup>《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至刘熙<sup>[16]</sup>云“文者，

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彪字，云：“也”；“北，彪彰也”<sup>[17]</sup>。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刘勰虽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sup>[18]</sup>所诠，尤为昭晰，曰：“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

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sup>[19]</sup>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

\*            \*            \*

[1] 吕不韦(?—前235) 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原为大商人。秦庄襄王、秦王政时为相国,后被免职,忧惧自杀。他曾命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葛天氏,传说中氏族首领之一。八阙,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即《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

[2] 郑玄(127—200) 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所撰《诗谱》,分别说明《诗经》风、雅、颂各部分的地域、时代等情况;《诗谱序》总述《诗经》的形成与时代的关系。上皇,指伏羲氏(亦称庖牺氏),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

[3] 据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4] 《易》 又称《周易》,我国古代占卜书。分经与传。经有卦、卦辞、爻辞三部分;传有十篇,是对经的解释。

[5] 许慎(约58—约147) 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

(今河南偃城)人。所撰《说文解字》三十卷，系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下文“书者，如也”，唐孔颖达《尚书序正义》：“《璇玑铃》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八岁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篇》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保氏教国子，《周礼·地官》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书，即六书。

〔6〕 岫嵎禹书 湖南衡山嵎峰上，有碑文七十余字，字体奇古，相传为夏禹所刻，实系后人伪托。

〔7〕 三皇 诸说不一。《帝王世纪》云：“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孔颖达《正义》：“三皇之书为三坟。”

〔8〕 有巢、燧人 皆传说中氏族首领。相传有巢教人巢居，因号有巢氏；燧人教人钻木取火，开始熟食，因号燧人氏。

〔9〕 黄帝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道言》，散见《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如《吕氏春秋·去私》记黄帝之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10〕 《金人铭》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记孔丘在周太庙见一金人（铜人），背上刻有铭文，有句云：“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11〕 颛顼 据《帝王世纪》载，颛顼即“高阳氏，黄帝之孙”。《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颛顼《丹书》语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12〕 帝喾 据《帝王世纪》载，帝喾即“高辛氏，少皞之孙”，少皞为黄帝之子。《贾子新书·修政语（上）》记帝喾语云：“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也。”

〔13〕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语见《说文解字》第三卷。

〔14〕 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所撰《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下文自“三才所显”至“俱为文章”，均据《文心雕龙·原道》：“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擘；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15〕 “物相杂·故曰文” 语见《易·系辞（下）》。物，指阴阳。此二句意谓阴（--）和阳（—）相错综即是文。

〔16〕 刘熙 字成国，东汉末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事迹不详。所撰《释名》，八卷，以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字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

〔17〕 “北 𠄎彰也” 许慎《说文解字》原作“北，有

文章也”。清段玉裁注：“彪，也，有部曰彪，有彪彰也。”彪，段注：“以毛饰画而成彪彰。”

〔18〕 萧绎（508—554） 即梁元帝，自号金楼子。初封湘东王，后即位称帝。所撰《金楼子》，笔记体著作，原为十卷，今存六卷。下文的阎纂，即阎缵，字续伯，晋巴西安汉人。曾为太傅杨骏舍人，《晋书》有传。伯松，姓张名竦，西汉末年武阳人。因善作奏章，封淑德侯，官丹阳太守。《汉书·王莽传》载时人云：“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引文中的“今之门徒”、“精灵荡摇”，《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夫子门徒”、“情灵摇荡”。

〔19〕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清仪征（今属江苏）人，历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其中《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论析文笔之分。其子阮福撰《文笔对》，谓“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此文收入他所编《文笔考》一书，又见阮元《揅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sup>[1]</sup>，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sup>[2]</sup>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sup>[3]</sup>中。“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sup>[4]</sup>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尚书璇玑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sup>[5]</sup>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sup>[6]</sup>秦燔烧经籍，济南伏生<sup>[7]</sup>抱书藏山中，又失之。汉兴，景帝使晁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sup>[8]</sup>

《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

誓，曰命，<sup>[9]</sup>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sup>[10]</sup>，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sup>[11]</sup>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大凡：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鯀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乂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法言》《问神》）<sup>[12]</sup>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武帝时，鲁共王<sup>[13]</sup>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sup>[14]</sup>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蛊事<sup>[15]</sup>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

孔氏所传，既以值巫蛊不行，遂有张霸<sup>[16]</sup>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辞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若今本孔传《古文尚书》，则为晋豫章梅賾<sup>[17]</sup>所奏上，独失《舜典》；至隋购募，乃得其篇，唐孔颖达<sup>[18]</sup>疏之，遂大行于世。宋吴棫<sup>[19]</sup>始以为疑；朱熹更比较其词，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却似晋宋间文章”，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sup>[20]</sup>明梅鹗<sup>[21]</sup>作《尚书考异》，尤力发其复，谓“《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云。

诗歌之起，虽当早于记事，然葛天《八阙》，黄帝乐词<sup>[22]</sup>，仅存其名。《家语》谓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sup>[23]</sup>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尚书大传》<sup>[24]</sup>又载其《卿云歌》云：“卿云烂兮，紉纁纁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其可征信者，乃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尚书》分之《益稷》）曰：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赉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曰：俞，往，钦哉！”

以体式言，至为单简，去其助字，实止三言，与后之“汤之《盘铭》<sup>[25]</sup>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又虽亦偶字履韵，而朴陋无华，殊无以胜于记事。然此特君臣相勗，冀各慎其法宪，敬其职事而已，长言咏叹，故命曰歌，固非诗人之作也。

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sup>[26]</sup>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朱熹于诗，其意常与郑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sup>[27]</sup>

《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

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雎》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汉时，说《诗》者众，鲁有申培，齐有轅固，燕有韩婴，<sup>[28]</sup>皆尝列于学官，而其书今并亡。存者独有赵人毛萇诗传，其学自谓传自子夏；河间献王尤好之。<sup>[29]</sup>其诗每篇皆有序，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sup>[30]</sup>而韩愈则云，“子夏不序诗。”<sup>[31]</sup>朱熹解诗，亦但信诗不信序。<sup>[32]</sup>然据范晔说，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sup>[33]</sup>

毛氏《诗序》既不可信，三家《诗》又失传，作诗本义遂难通晓。而《诗》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故后来异说滋多。明何楷作《毛诗世本古义》<sup>[34]</sup>，乃以诗编年，谓上起于夏少康时（《公刘》，《七月》等）而迄于周敬王之世（《下泉》），虽与孟子知人论世<sup>[35]</sup>之说合，然亦非必其本义矣。要之《商颂》<sup>[36]</sup>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今录其《玄鸟》一篇；《毛诗》序曰：祀高宗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至于二《雅》，则或美或刺，较足见作者之情，非如《颂》诗，大率叹美。如《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云：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sup>[37]</sup>然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贼蠹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廖！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复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霁  
沸隘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  
祖，式救尔后！”

《国风》之词，乃较平易，发抒情性，亦更分明。  
如：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  
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或也吠！”（《召  
南》《野有死麇》）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  
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  
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郑风》《溱洧》）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  
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  
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  
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  
枢》）

《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国风》次第，则始周召二南<sup>[38]</sup>，次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而终以豳。其序列先后，宋人多以为即孔子微旨所寓，<sup>[39]</sup>然古诗流传来久，篇次未必一如其故，今亦无以定之。惟《诗》以平易之《风》始，而渐及典重之《雅》与《颂》；《国风》又以所尊之周室始，次乃旁及于各国，则大致尚可推见而已。

《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滨，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其民原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sup>[40]</sup>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sup>[41]</sup>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声无哀乐论》）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

文章。

参考书：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同上）

《经义考》（清朱彝尊）卷七十二至七十六 卷九十八至一百

《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二至四章

《诗经研究》（谢无量）

\* \* \*

〔1〕 《周礼》 又名《周官》，记述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战国后期写成。内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冬官司空》已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补以《考工记》。

〔2〕 外史 《周礼·春官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三皇五帝之书，即“三坟五典”。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颡顛、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3〕 《尧典》 《尚书》第一篇，也称“帝典”。主要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等。《尚书》，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的汇编。

〔4〕 纬书 汉代人混合神学迷信思想附会儒家经义的

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的纬书，统称“七纬”。《璇玑铃》即《尚书纬》的一种。明胡应麟《四部正讹》：“纬之名，所以配经。”原书已失传，明孙穀《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帝魁，南宋罗泌《路史后纪·黄帝纪》：“帝魁氏，大鸿氏之曾孙也。”传说大鸿氏系黄帝之子。《中候》，即《尚书中候》十八篇，也是《尚书》的一种纬书。

〔5〕 《虞夏书》指《虞书》和《夏书》。《虞书》记载传说中唐尧、虞舜、夏禹等事迹，《夏书》记载夏代史事。《商书》记载商代史事，《周书》记载周代史事。

〔6〕 关于孔子作《书》序，据《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7〕 伏生 名胜。西汉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人。《史记·儒林列传》：“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下文“景帝”应作“文帝”。

〔8〕 关于汉人以《书》二十八篇拟二十八宿，据《史记·儒林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孔臧与安国书云：‘旧《书》潜于壁室，歛尔复出，古训复申。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

〔9〕 典、谏、训、诰、誓、命 《尚书》中的六种文体。

典，记述帝王言行，以作后代常法，如《尧典》。谟，记述君臣谋议国事，如《皋陶谟》。训，记述训导言词，如《伊训》。诰，施政文告，如《汤诰》。誓，临战勉励将士的誓词，如《牧誓》。命，帝王的诏令，如《顾命》。

〔10〕 《禹贡》 《尚书·夏书》的一篇。内容记述夏禹王划定冀、兖、青、徐等九州，并记载各州山川、土壤、物产和贡赋等级。近人认为，反映如此广大地区自然现象和贡赋问题的记叙文，只有至战国时始可能出现。

〔11〕 卫宏 字敬仲，东汉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人。光武帝时任议郎，治《毛诗》及《古文尚书》。卫宏语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晋”应作“东汉”。

〔12〕 扬雄 参看本卷第25页注〔12〕。撰有《法言》、《方言》等书和《甘泉》、《长杨》等赋。《法言》，十三卷，模仿《论语》写成的著作。“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按郑（玄）序《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

〔13〕 鲁共王 即刘余，西汉景帝子。《隋书·经籍志》载：“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

〔14〕 孔安国 孔丘十二世孙，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临淮太守。《隋书·经籍志》载：孔丘旧宅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这里所说“五篇相合”，据《孔传序》云：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合成五十八篇”，从伏生口授的

二十八篇分出“相合”的五篇，计三十三篇，再加孔安国校的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

〔15〕 巫蛊事 指巫蛊之祸。武帝晚年多病，疑有人以巫蛊之术谋害他。宠臣江充遂诬陷太子以蛊术说篡位。征和二年，太子被逼出奔，最后自杀。为追查巫蛊事死者达数万人。巫蛊，当时迷信认为将木偶埋于地下，用巫术诅咒，可以害人。

〔16〕 张霸 西汉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汉成帝时伪造古文《尚书》。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张霸所造，世称《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17〕 梅賾 有作梅颐或枚賾，字仲真，东晋汝南（今湖北武昌）人，曾任豫章内史。东晋元帝时，奏献孔传《古文尚书》。

〔18〕 孔颖达（574—648） 字冲远，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由隋入唐，官至国子祭酒，奉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

〔19〕 吴棫（约1100—1154） 字才老，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官泉州通判，撰有《韵补》等。他对《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所撰《书稗传》。该书已佚，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称：“疑古文自吴才老始。”南宋朱熹、明

梅械均曾引述吴械之说。

〔20〕 朱熹 参看本卷第 88 页注<sup>〔15〕</sup>。他撰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和《朱子语类》等。他对孔传《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21〕 梅賾 字敬斋，明旌德（今属安徽）人，武宗正德年间进士。撰有《尚书考异》、《尚书谱》。

〔22〕 黄帝乐词 即《咸池》。《汉书·礼乐志》：“昔黄帝作《咸池》。”

〔23〕 《家语》 《孔子家语》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今本十卷，宋以来即认为系魏时王肃收集和伪造。《南风》，《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歌见《尸子》和《家语》。

〔24〕 《尚书大传》 旧题西汉伏生撰。清陈寿祺有辑本。其中说：“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于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庆云》”。按“卿云”亦作“庆云”。

〔25〕 《盘铭》 见《礼记·大学》。朱熹注：“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

〔26〕 司马迁（约前 145—约前 86） 参看本书第十篇。引文见《史记·孔子世家》。

〔27〕 关于孔丘删诗，孔颖达怀疑《史记》之言，见《诗谱序》疏：“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郑樵（1103—1162），字渔仲，南宋莆田（今属福建）人，官至枢密院编修，撰《通志》二百卷。他在所撰《六经奥论·删诗辨》中说：

“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下文所引朱熹对孔丘删诗问题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28〕 申培 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辕固，西汉齐（今山东淄博）人，景帝时为博士。韩婴，西汉燕（今北京）人，文帝时为博士。三人系“鲁诗学”、“齐诗学”、“韩诗学”的开创者。此三家《诗》学均由朝廷列为经学科目，其书均已亡佚。清王先谦有辑本《诗三家义集疏》。

〔29〕 毛萇 萇一作“长”，西汉赵（郡治今河北邯郸）人。相传是“毛诗学”的传授者。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子夏（前507—？），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丘门徒。相传《诗》、《春秋》是由他传授下来的。河间献王，即刘德，参看本卷第405页注〔31〕。

〔30〕 大序 《国风》首篇《关雎》“小序”后所载有关《诗》的总序，综论古代诗歌性质、内容、形式和作用诸问题。小序，《诗》各篇题下对该诗所作的简要解释。郑玄关于《诗》大序、小序作者问题的意见，见其所撰《诗谱》。毛公，即毛亨。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人。相传是“毛诗学”的创立者。“毛诗学”传自毛亨，后人因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萇为“小毛公”。

〔31〕 韩愈 参看本卷第77页注〔1〕。明杨慎《升庵经说·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

‘子夏不序诗’。”

〔32〕 朱熹不信《诗》序，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朱熹《诗集传》对某些诗篇的评论与《诗序》不同。

〔33〕 范晔 参看本卷第40页注〔9〕。他所撰《后汉书·儒林列传》云：“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34〕 何楷 字元子，明镇海卫（今福建漳浦）人，熹宗天启年间进士。所撰《毛诗世本古义》，又名《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对《诗》三百篇勉强划分时代，附会作者姓名；名物训诂方面，引证考据较详。

〔35〕 知人论世 语出《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36〕 《商颂》 包括《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自宋代起，即有人怀疑《商颂》并非商代作品，清魏源《诗古微·商颂发微篇》考定为宋襄公大夫正考父所作。

〔37〕 怨诽而不乱 语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38〕 周召二南 指《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周是周公旦管理的地区，召是召公奭管理的地区。但二南中所收录的诗，其范围除上述两个地区外，还包括南方江汉一带的诗。

〔39〕 关于《诗经》序列先后问题，宋代学者如欧阳修《诗解·十五国次解》云：“《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

〔40〕 “《诗》三百”等句，见《论语·为政》。“放郑声”，见《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见《论语·阳货》。

〔41〕 嵇康（223—262） 字叔夜，三国魏谯郡铨（今安徽宿县）人。官中散大夫，撰有《嵇中散集》。

## 第三篇 老 庄

周室寢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sup>[1]</sup>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复力斥异家，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矣。然当时足称“显学”<sup>[2]</sup>者，实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

道家书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伊尹》，《太公》，《辛甲》<sup>[3]</sup>等，今皆不传；《鬻子》《筮子》<sup>[4]</sup>亦后人作，故存于今者莫先于《老子》。老子<sup>[5]</sup>名耳，字聃，姓李氏，楚人，盖生于周灵王初（约西历纪元前五七〇），尝为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为关令尹喜<sup>[6]</sup>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今书又离为八十一章，亦后人妄分，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与秦汉人所传之黄帝《金人铭》，颛顼《丹书》等（见第一篇）同：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尝为周室守书，博见文典，又阅世变，所识甚多，班固<sup>[7]</sup>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者盖以此。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前五五一）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年三十余，尝问礼于老聃，然祖述尧舜<sup>[8]</sup>，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sup>[9]</sup>。既卒（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门人又相与辑其言行而论纂之，谓之《论语》。墨子<sup>[10]</sup>亦鲁人，名翟，盖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约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有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时又有杨朱<sup>[11]</sup>，主“为我”，殆未尝著书，而其说亦盛行于战国之世。孟子名轲（前三七二生二八九卒）者，邹人，受学于子思，亦崇唐虞，说仁义，于杨墨则辞而辟之，<sup>[12]</sup>著书七篇曰《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

妙，如墦间乞食一段，宋吴氏（《林下偶谈》）<sup>[13]</sup>极推称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饜酒食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饜酒食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瞰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饜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列子》《鹖冠子》<sup>[14]</sup>书晚出，皆后人伪作；今存者有《庄子》。庄子<sup>[15]</sup>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今存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然《外篇》《杂篇》疑亦后人所加。于此略录《内篇》之文，以见大概：

“齧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

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要疾偏死，舛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恟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鱗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第二）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第六）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与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

日而混沌死。”（《应帝王》第七）

未有《天下》一篇（胡适谓非庄周作）<sup>〔16〕</sup>，则历评“天下之治方术者”，最推关尹老子，以为“古之博大真人”，而自述其文与意云：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不佞，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諛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

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

察周季之思潮，略有四派。一邹鲁派，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二陈宋派，老子生于苦县，本陈地也，言清净之治，迨庄周生于宋，则且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自无为而入于虚无。三曰郑卫派，郑有邓析申不害，卫有公孙鞅，赵有慎到公孙龙，韩有韩非，<sup>[17]</sup>皆言名法。四曰燕齐派，则多作空疏迂怪之谈，齐之驺衍，驺奭，田骈，接子<sup>[18]</sup>等，皆其卓者，亦秦汉方士所从出也。

参 考 书：

《老子》（晋王弼注）

《庄子》（晋郭象注）

《史记》（《孔子世家》，孟、老、庄列传等）

《汉书》（《艺文志》）

《子略》（宋高似孙）

《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第六章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卷二第七章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上卷

\*

\*

\*

[1]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语见《孟子·离娄（下）》。南宋朱熹注：“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

[2] “显学” 《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

鲁迅在这里添上道家。

〔3〕 《伊尹》 《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一篇，原注：“汤相”。《太公》，《汉书·艺文志》著录二三七篇，原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辛甲》，《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原注：“纣臣”。

〔4〕 《鬻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二篇，原注：“名熊，为周师。”今存一卷，十四篇。《鬻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原注：“名夷吾，相齐桓公。”按《筦子》即《管子》，今存七十六篇。

〔5〕 老子 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

〔6〕 关令尹喜 《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原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7〕 班固 参看本卷第11页注〔6〕。他所撰除《汉书》外，尚有《白虎通义》及《两都赋》等。这里的引文见《汉书·艺文志》。

〔8〕 祖述尧舜 语见《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

〔9〕 “定《诗》《书》”等句，其中的《诗》、《书》，参看本书第二篇。《礼》，即《仪礼》，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礼制的

汇编。《乐》，即《乐经》，已亡佚。《易》，即《周易》。《春秋》，鲁国史书，上起隐公元年（前 722），下止哀公十四年（前 481）。相传孔丘曾对这些书作过整理，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10〕 墨子 参看本卷第 306 页注〔2〕。他提出兼爱尚同，《兼爱》篇云：“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尚同》篇云：“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主张选择贤者为天子诸臣，“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下文所说“有书七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共十五卷。

〔11〕 杨朱 参看本卷第 306 页注〔1〕。《孟子·滕文公（下）》曾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二家学说盛行情况。

〔12〕 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他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他排斥杨墨，曾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子思（前 483—前 402），姓孔名伋，春秋时鲁国人。孔丘之孙，相传他受业于曾参，作《中庸》。

〔13〕 宋吴氏 即吴子良。字明辅，号荆溪，南宋临海（今属浙江）人，理宗宝庆年间进士。所撰《林下偶谈》，四卷。该书卷四论《孟子》：“其文法极可观，如齐人乞糶一段尤妙，唐人杂说之类，盖仿于此。”糶间乞食一段引文见《孟子·离

娄（下）》。

〔14〕 《列子》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原注：“先庄子，庄子称之。”书已亡佚，现存《列子》系后人伪托。《鹖冠子》，《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姓名不详。书已亡佚，现存三卷十九篇系伪托。

〔15〕 庄子（前 369—前 286） 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曾为蒙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又云所撰“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传《庄子》三十三篇，《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篇一般认为系庄周所撰；《外篇》有《骈拇》、《马蹄》等十五篇，《杂篇》有《庚桑楚》、《徐无鬼》等十一篇，此二十六篇一般认为系庄子后学所撰。

〔16〕 关于《天下》篇的作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说：“《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

〔17〕 邓析（前 545—前 501） 春秋时郑国大夫。曾编刑书《竹刑》，已佚。《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二篇，亦佚。今存《邓析子》一卷，系伪书。申不害（约前 385—前 337），战国时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现仅存《大体》一篇。公孙鞅（约前 390—前

338)，即商鞅，战国时卫国人。秦孝公时，任左庶长、大良造，两次进行变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已佚。慎到（约前395—约前315），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讲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公孙龙（约前320—前250），战国时赵国人，曾为平原君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受业于荀况。《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

〔18〕 驺衍（约前305—前240）号谈天衍，战国时齐国人，曾任燕昭王之师。《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邹子》一卷。驺奭，号雕龙奭，战国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奭子》十二篇，已佚。田骈，又名陈骈子，号天口骈，战国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接子，又名捷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捷子》二篇，已佚。《汉书·艺文志》将驺衍、驺奭归入阴阳家，田骈、接子归入道家。

##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sup>[1]</sup>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sup>[2]</sup>。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sup>[3]</sup>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贲昉，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曰《天问》<sup>[4]</sup>。辞句大率四言；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长

人何守？靡薜九衢，泉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鲧鱼何所，魇堆焉处？羿焉驛日，乌焉解羽？……”

“……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协固？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sup>[5]</sup>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离骚》者，司马迁以为“离忧”，班固以为“遭忧”，王逸释以离别之愁思，扬雄则解为“牢骚”，故作《反离骚》，又作《畔牢愁》矣。<sup>[6]</sup>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其文几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乘鸞兮，汰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凜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今所传《楚辞》中有《九章》<sup>[7]</sup>九篇，亦屈原作。又有《卜居》，《渔父》，<sup>[8]</sup>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而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sup>[9]</sup>皆是也。

《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sup>[10]</sup>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踣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sup>[11]</sup>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可谓知言者已。

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

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sup>[12]</sup>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sup>[13]</sup>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驷马，桑轮蓬筐，羸滕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樾，此则兰蕙；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楚辞》中有《九歌》<sup>[14]</sup>，谓“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屈原放逐，……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而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盖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今略录其《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

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苹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以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盈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芷葺兮荷盖，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同时有儒者赵人荀况<sup>[15]</sup>（约前三一五至二三〇），年五十始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已而被谗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亦作赋，《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又有《昉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sup>[16]</sup>，终亦生牢愁之思乎？

“天下不治，请陈昉诗：天地易位，四时易

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蝮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般矣。璇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易维其同！”

稍后，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sup>[17]</sup>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sup>[18]</sup>之概失矣。宋玉者，王逸以为屈原弟子；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sup>[19]</sup>。《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如：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

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傴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又有《招魂》<sup>[20]</sup>一篇，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欲召魂魄，来归修门。司马迁以为屈原作，然辞气殊不类。其文华靡，长于敷陈，言险难则天地间皆不可居，述逸乐则饮食声色必极其致，后人作赋，颇学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为创格，宋沈存中<sup>[21]</sup>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也。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僂僂些。悬人以媮，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稊麦，黄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臠若芳些。和酸若苦，

陈吴羹些。脰鳖炮羔，有柘浆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嗽锺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嫉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纡，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

其称为赋者则九篇，（《文选》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赋》实傅毅作）<sup>[22]</sup>大率言玉与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兴情，因而成赋，然文辞繁缛填委，时涉神仙，与玉之《九辩》《招魂》及当时情景颇违异，疑亦犹屈原之《卜居》《渔父》，皆后人依托为之。又有《对楚王问》<sup>[23]</sup>，（见《文选》及《说苑》）自辩所以不见誉于士民众庶之故，先征歌曲，次引鲸凤，以明俗士之不能知圣人。其辞甚繁，殆如游说之士所谈辩，或亦依托也。然与赋当并出汉初。刘勰谓赋萌于《骚》，荀卿宋玉，乃锡专名，与诗划境，蔚成大国；<sup>[24]</sup>又谓“宋玉含才，始造‘对问’”<sup>[25]</sup>，于是枚乘《七发》，扬雄《连珠》，<sup>[26]</sup>抒愤之文，郁然盛起。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

唐勒景差之文，今所传尤少。《楚辞》中有《大

招》<sup>[27]</sup>，欲效《招魂》而甚不逮，王逸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审其文辞，谓差为近。

参 考 书：

《楚辞集注》（宋朱熹）

《荀子》卷十八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卷一《辨骚》，卷二《诠赋》，卷三《杂文》

《支那文学之研究》（日本铃木虎雄）卷一《骚赋之生成》

《楚辞新论》（谢无量）

《楚辞概论》（游国恩）

\* \* \*

[1] 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内修政治，任用贤能，联齐抗秦，其后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沅湘流域。秦兵攻破郢都后，悲愤自沉于汨罗江。《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已散佚。今传屈原作品，见西汉刘向所辑《楚辞》。《离骚》，屈原代表作。这篇长诗充分抒发诗人批判丑恶现实，以及追求美好理想和无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此诗作于顷襄王时，一说作于怀王时。

〔2〕 “楚辞” 楚辞起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骚》为代表。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3〕 上官大夫 一说上官系复姓，东汉王逸《离骚经序》谓即上官靳尚；一说上官大夫系官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4〕 《天问》 参看本卷第 25 页注<sup>〔15〕</sup>。

〔5〕 子兰 楚怀王少子，顷襄王时官令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6〕 关于离骚一词的含义，诸解不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离骚经序》：“离，别也；骚，愁也。”扬雄作《反离骚》、《畔牢愁》，“离骚”、“牢愁”楚语意为牢骚。王逸，参看本卷第 25 页注<sup>〔16〕</sup>。《反离骚》、《畔牢愁》，《汉书·扬雄传》载：雄读屈原《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

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嶠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不传。

〔7〕《九章》 屈原九篇较短作品的总称，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8〕《卜居》、《渔父》 此两篇假设屈原与太卜、渔父问答，抒发对世事混浊的愤慨，以及忠于理想、不愿随俗浮沉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辞章句》谓此两篇均“屈原之所作也”，又谓《渔父》系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与渔父问答之辞而成。

〔9〕《风赋》 旧题宋玉撰，后人或疑为伪托。篇中叙写楚襄王与宋玉关于“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对话，隐寓讽谏之意。《子虚》、《上林》，即《子虚赋》、《上林赋》，西汉司马相如作。参看本书第十篇。《两都》，即《西都赋》和《东都赋》，东汉班固作。赋中设为西都宾与东都主人辩论建都长安或洛阳的事。

〔10〕关于对屈原《离骚》的抑扬问题，扬之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抑之者，班固《离骚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忿怫不容，沉江而死，亦贬膊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11〕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认为《离骚》中“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同于风雅”，至于“诡异之辞”、“譎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则“异乎经典”。又云：“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一作宪）于三代，而风雅（一作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12〕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鲤，孔丘之子。

〔13〕 苏秦说赵司寇李兑 苏秦（？—前317），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纵横家，主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之说。李兑，战国时赵国人。《资治通鉴·周纪·慎靓王四年（前317）》：“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同书《周纪·赧王二十年（前295）》：“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据此，则苏秦生前说李兑时，李兑尚未为司寇。

〔14〕 《九歌》 共十一篇，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系屈原根据民间祭祀的乐歌加工改写而成。这里的引文见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15〕 荀况（约前313—前238） 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稷下祭酒，楚兰陵令。《汉书·艺文志》

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今称《荀子》。

〔16〕 居移其气 语出《孟子·尽心（上）》：“居移气，养移体。”

〔17〕 宋玉 宋玉与唐勒、景差皆战国时楚国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唐勒赋四篇。

〔18〕 “九死未悔” 语出《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9〕 《九辩》 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20〕 《招魂》 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系屈原所撰。

〔21〕 沈存中（1031—1095） 名括，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翰林学士、知延州。撰有《梦溪笔谈》、《长兴集》等。引文见《梦溪笔谈》卷三。

〔22〕 这里所说的“九篇”，指《文选》所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古文苑》所收《讽赋》、《笛赋》、《钓赋》、《大言》、《小言》。《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词赋，共分三十八类，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古文苑》，编者不详，旧说系唐人旧藏本，清顾广圻以为系宋人所

录，内收周代至南齐诗文，皆史传及《文选》所不载，共九卷，分二十类。《古文苑》另有《舞赋》一篇，傅毅撰。傅毅，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sup>[17]</sup>。

〔23〕 《对楚王问》 此文叙写楚王与宋玉问答，宋玉引述《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之别，以说明“曲高和寡”；又以鲲鱼、凤凰比喻自己超然独处，不为世俗所理解。鲸，《文选》作“鯨”，《新序》作“鲸”。此处《说苑》应作《新序》，二书均系西汉刘向编撰。

〔24〕 赋萌于《骚》 《文心雕龙·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25〕 “宋玉含才，始造‘对问’” 《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

〔26〕 枚乘 枚乘及其所撰《七发》，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sup>[16]</sup>。自枚乘作《七发》后，“七”成为一种文体。《连珠》，扬雄撰。后来“连珠”亦成为一种文体。《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连珠序》云：“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臻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27〕 《大招》 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云：“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明胡应麟《诗薮·杂编·遗逸》则云：“（唐）勒赋四篇，志于《艺文》。……盖《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

## 第五篇 李 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国吕不韦以列国常下士喜宾客，且多辩士，如荀况之徒，著书布天下，乃亦厚养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为书，凡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sup>〔1〕</sup>，布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壮，继不韦；又渐并兼列国，虽亦召文学，置博士，而终则焚烧《诗》《书》，杀诸生甚众，<sup>〔2〕</sup>重任丞相李斯，以法术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与韩非俱从荀况学帝王之术，成而入秦，为吕不韦舍人，说始皇，拜为长史，渐进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〇八）宦者赵高诬以谋反，杀之，具五刑，夷三族。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画一书体，作《仓颉》<sup>〔3〕</sup>七章，与古文颇不同，后称秦篆；又始造隶书，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

如上书《谏逐客》<sup>[4]</sup>云：

“……必秦国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夫击瓮叩瓠，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瓠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天下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

懈于治。……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sup>[5]</sup>，案问不服，尽诛石旁居人。始皇终不乐，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sup>[6]</sup>；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然不传。《汉书》《艺文志》著秦时杂赋九篇<sup>[7]</sup>；《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sup>[8]</sup>，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佚。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 参 考 书：

《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八十七《李斯列传》

《全秦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二编第八章

\* \* \*

[1] 《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2] 焚烧《诗》《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

皇三十四年（前 213）丞相李斯上书：“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又载三十五年，始皇以诸生“为妖言以惑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3〕《仓颉》亦作《苍颉》，古代字书。《汉书·艺文志》云：“《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秦篆，亦称小篆。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唐张怀瓘《书断》云：“隶书者，秦下邦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繫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据《百川学海》本）。隶书系由古代隶人（胥吏）在书写中逐步形成，程邈加以搜集整理，故有程邈创作隶书的传说。

〔4〕《谏逐客》即《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历陈“客卿”对于秦之功绩，分析逐客一举之谬误及其危害。

奏上，“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5〕 刻陨石以诅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6〕 《仙真人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游仙诗，借描述“仙境”以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诗歌。《文选》列为诗的一类，收有西晋何劭、郭璞此类诗篇。

〔7〕 秦时杂赋九篇 《汉书·艺文志》仅有“秦时杂赋九篇”一句，未载作者、篇名。

〔8〕 《房中乐》 参看本书第六篇及其注<sup>〔7〕</sup>。

##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秦既焚烧《诗》《书》，坑诸生于咸阳，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间，或则委身于敌以舒愤怨。故陈涉<sup>[1]</sup>起匹夫，旬月王楚，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归之；孔甲则为涉博士，与俱败死。汉兴，高祖亦不乐儒术，其佐又多刀笔之吏，惟酈食其，陆贾，叔孙通文雅，<sup>[2]</sup>有博士余风。然其厕足汉廷，亦非尽因文术，陆贾虽称说《诗》《书》，顾特以辩才见赏，酈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实以说客视之；至叔孙通，则正以曲学阿世取容，非重其能定朝仪，知典礼也。即位之后，过鲁，虽曾以中牢祀孔子，盖亦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俾知一反秦之所为而已。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汉书》《儒林传》云：“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

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sup>[3]</sup>，于是江湖湖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项籍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sup>[4]</sup>楚声也。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sup>[5]</sup>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且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儿皆和习之。其后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因而废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为楚歌<sup>[6]</sup>：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房中乐》<sup>[7]</sup>始于周，以乐祖先。汉初，高帝姬唐山夫人作乐词，以从帝所好，亦楚声。至孝惠二年（前一九三）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凡十六章，今录其二：

“丰草蓂，女罗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都荔遂芳，窅窳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文景相嗣，礼官肄之。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当其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醺饮，自作《秋风辞》<sup>[8]</sup>，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降及少帝<sup>[9]</sup>，将为董卓所酖，与妻唐姬别，悲歌云：“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中心哀！”虽临危抒愤，词意浅露，而其体式，亦皆楚歌也。

参 考 书：

《汉书》（《帝纪》，《礼乐志》）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三编第一章

\*            \*            \*

〔1〕 陈涉（？—前 208） 名胜，字涉，秦末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领袖。《汉书·儒林传》：“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孔甲（约前 264—前 208），名鲋，孔丘九世孙。

〔2〕 酈食其（？—前 203） 汉初陈留（今河南杞县）人。刘邦谋士。陆贾，汉初楚人。从刘邦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撰《新语》十二篇。叔孙通，汉初薛（今山东薛城）人，原为秦博士，后归刘邦。汉王朝建立时，他曾拟定朝会典章制度。

〔3〕 虽三户必亡秦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往说项梁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4〕 即《垓下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5〕 即《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追击黥布，“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今儿皆和习之”。

〔6〕 高祖为戚夫人作歌，《史记·留侯世家》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张良设计加以阻挠。高祖告诉戚夫人，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7〕 《房中乐》 周代乐歌的一种，系宗庙所用乐章。《汉书·礼乐志》载：“汉兴，……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系复姓。乐府令，一说疑为“太乐令”，因惠帝时尚未设立乐府；一说此系以后制追述前事。夏侯宽，生平未详。

〔8〕 《秋风辞》 见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五。

〔9〕 少帝 东汉少帝刘辩（173—190），中平六年（189）即位，不久被董卓废为弘农王。《后汉书·皇后纪》载：初平元年（190），“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醢别”，“（王）遂饮药而死”。此处所引少帝及唐姬歌，俱见于该《纪》。

##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汉初善言治道，亦擅文章者，先有陆贾佐高祖，每称说《诗》《书》；高帝命著书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名其书曰《新语》<sup>[1]</sup>；今存。文帝时则有颍川贾山，尝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sup>[2]</sup>；其后每上书，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见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见于《汉书》本传。

贾谊<sup>[3]</sup>，雒阳人，尝从秦博士张苍受《春秋左氏传》<sup>[4]</sup>。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sup>[5]</sup>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绌灌冯敬<sup>[6]</sup>等毁之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sup>[7]</sup>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谕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湛汨

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覩深潜以自珍；鼯鼯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蚘。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三年，有鸛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服赋》以自广，服者，楚人之谓鸛也。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顷之，拜为帝少子梁怀王太傅<sup>〔8〕</sup>。时复封淮南厉王子

四人<sup>[9]</sup>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或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sup>[10]</sup>，请稍削之。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六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居数年，怀王堕马死，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前二〇〇至一六八）。

晁错<sup>[11]</sup>，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轺张恢<sup>[12]</sup>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sup>[13]</sup>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又请削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说削吴<sup>[14]</sup>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错请削地之奏，诸贵人皆不敢难，惟窦婴<sup>[15]</sup>争之，由是与错有隙。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于是吴楚七国遂反<sup>[16]</sup>，以诛错为名；窦婴袁盎又说文帝<sup>[17]</sup>，令鼂错衣朝衣，斩于东市（前一五四年）。

鼂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sup>[18]</sup>；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鼂错明申商。”<sup>[19]</sup>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鼂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

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峭直刻深”<sup>〔20〕</sup>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参 考 书：

《史记》（卷八十四，一百一）

《汉书》（卷四十八，四十九）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

《支那文学史纲》（第三篇第四章）

\* \* \*

〔1〕 《新语》 陆贾撰，十二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案《汉书》贾本传称著《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盖兼他所论述计之。”

〔2〕 贾山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任颍川侯灌婴骑尉。《汉书·艺文志》著录《贾山》八篇。《至言》，叙论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强调帝王应听取臣下劝谏。

〔3〕 贾谊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

〔4〕 张苍（？—前152） 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秦时御史，汉初封北平侯，后为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张苍》十六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相传系春秋时

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依据《春秋》记述当时各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 454），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隋书·经籍志》：“《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

〔5〕 吴公 名字失传，西汉上蔡（今属河南）人。曾就学于李斯。他任河南郡守时颇器重贾谊，任廷尉后荐谊入朝。

〔6〕 绌灌 绌指绌侯周勃（？—前 169），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灌指颍侯灌婴（？—前 176），西汉睢阳（今河南商丘）人。二人随刘邦起义，后协力共诛诸吕，迎立文帝。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冯敬（？—前 142），文帝时任典客、御史大夫。周勃、灌婴、冯敬等毁贾谊事，见《汉书·贾谊传》。

〔7〕 长沙王 汉初建长沙国，封吴芮为长沙王。贾谊所傅者系第五世长沙王吴产（产，一作著）。

〔8〕 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指汉文帝少子刘揖（？—前 170）。《汉书·贾谊传》载，贾谊被贬长沙后岁余，文帝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

〔9〕 淮南厉王四子 淮南厉王即文帝庶弟刘长，因谋叛罪押赴四川，中途不食而死，文帝甚悔，后分封其子安、勃、赐、良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将不利于国，上疏谏阻。

〔10〕 陈政事 《汉书·贾谊传》载，谊曾多次上疏陈

述政事，这些疏称为《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以下引文即《治安策》中语。

〔11〕 鼂错（前 200—前 154）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历任博士、御史大夫。《汉书·艺文志》著录《鼂错》三十一篇。

〔12〕 张恢 西汉轵县（今河南济源）人。《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唐颜师古注：“轵县之儒生姓张名恢，错从之受申商法也。”

〔13〕 袁盎（？—前 148） 即爰盎，字丝，西汉楚人，后徙安陵（今陕西咸阳）。文帝时为郎中，后为太常。申屠嘉（？—前 155），西汉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文帝时为御史大夫，官至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问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

〔14〕 说削吴 《汉书·荆燕吴传》载：“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上书请削吴。朝错，即鼂错；“王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及《史记·吴王濞列传》均作“分天下半”。

〔15〕 窦婴（？—前 131） 字王孙，西汉观津（今河北衡水）人。景帝时拜大将军，武帝时为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

由此与错有隙”。

〔16〕 吴楚七国反 《汉书·景帝本纪》载：前元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濞错以谢七国”。二月，“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17〕 文帝 应作“景帝”。

〔18〕 改正朔，易服色 《汉书·贾谊传》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按秦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据《汉书·武帝纪》，至太初元年始“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19〕 “贾生濞错明申商” 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濞错明申、商。”申、商，指申不害和商鞅。

〔20〕 “为人峭直刻深” 语见《汉书·袁盎濞错传》：“错为人峭直刻深。”

##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楚元王交<sup>[1]</sup>为高祖同父少弟，好书多材艺，少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公，<sup>[2]</sup>俱受《诗》于孙卿门人浮丘伯<sup>[3]</sup>。故好《诗》，既王楚，诸子亦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自为传，号“元王诗”。汉初治《诗》大师，皆居于楚；申公，白公之外，又有韦孟<sup>[4]</sup>，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乃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诗一篇，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皆有风雅遗韵。魏晋以来，逮相师法，用以叙先烈，述祖德，故任昉《文章缘起》<sup>[5]</sup>以为“四言诗起于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也。

吴王濞<sup>[6]</sup>者，高祖兄仲之子。文帝时，吴太子入见，与皇太子争博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

是怨望，藏亡匿死，积三十余年，故能使其众。然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

梁孝王名武<sup>[7]</sup>，文帝窦皇后少子也。七国之叛，梁距吴楚最有功，又最为大国，鹵簿拟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sup>[8]</sup>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sup>[9]</sup>各以辩智著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sup>[10]</sup>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

严忌本姓庄，后避明帝<sup>[11]</sup>讳，称严，会稽吴人。好词赋，哀屈原忠贞不遇，作词曰《哀时命》。遭景帝不好词赋，无所得志，乃游吴；吴败，徒步入梁，受知孝王，与邹阳，枚乘时见尊重，而忌名尤盛，世称庄夫子。《汉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在《楚辞》中。

邹阳，齐人，初与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吴王将叛，阳作书以谏，不见用，乃去而之梁，从孝王游。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为羊胜，公孙诡所谗<sup>[12]</sup>，孝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在狱

中，上书自明：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列，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后羊胜公孙诡以罪死，阳独为梁王解深怒于天子。盖吴蓄深谋，偏好策士，故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而不录其词赋，似阳之在汉，固以权略见称。《西京杂记》<sup>[13]</sup>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使各为赋。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西京

杂记》为晋葛洪作，托之刘歆<sup>[14]</sup>，则诸赋或亦洪之所为耳。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谋为逆，乘上书以谏，吴王不纳，乃去而之梁。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词，乘尤高。梁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前一四〇）。

《汉志》有《枚乘赋》九篇；今惟《梁王菟园赋》存。《临灞池远诀赋》仅存其目，<sup>[15]</sup>《柳赋》盖伪托。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sup>[16]</sup>借吴楚为客主，先言舆辇之损，宫室之疾，食色之害，宜听妙言要道，以疏神导体。于是说以声色逸游之乐等等，凡六事，最末为观涛于广陵：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蜺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颢颢印印，楛楛强强，

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旬隐匈盖，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

其说皆不入，则云：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泫然汗出，霍然病已。”

由是遂有“七”体，后之文士，仿作者众，汉傅毅有《七激》，刘广有《七兴》，崔駰有《七依》，<sup>[17]</sup>……凡十余家；递及魏晋，仍多拟造。谢灵运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sup>[18]</sup>梁又有《七林》三十卷，盖即集众家此体为之，今俱佚；惟乘《七发》及曹植《七启》<sup>[19]</sup>，张协《七命》<sup>[20]</sup>，在《文选》中。

《文选》又有《古诗十九首》<sup>[21]</sup>，皆五言，无撰人名。唐李善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sup>[22]</sup>然陈徐陵所集《玉台新咏》，则其中

九首，明题乘名。<sup>[23]</sup>审如是，乘乃不特始创七体，且亦肇开五古者矣，今录其三：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复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处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sup>[24]</sup>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者也。稍后李陵与苏武<sup>[25]</sup>赠答，亦为五言，盖文景以后，渐多此体，而天质自然，终当以乘为独绝矣。

淮南王安<sup>[26]</sup>为文帝所封，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

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为诸父，辩博善文辞，甚尊重之。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传今亡；所传者惟《淮南》二十一篇，亦曰《鸿烈》。<sup>[27]</sup>其书盖与诸游士讲论，掇拾旧文而成。其诸游士著者，则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是曰八公<sup>[28]</sup>；又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sup>[29]</sup>其义犹《诗》之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有《招隐士》<sup>[30]</sup>之赋，其源虽出《离骚》《招魂》等，而不泥于迹象，为汉代楚辞之新声：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嶙峋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蟋蟀鸣兮啾啾。块兮轧，山曲隤，心淹留兮慌忽；罔兮沕，僚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嵌岑礧礧，树轮相纠兮林木茂茂；青莎杂树兮蘋草霍靡；白鹿麇麇兮或腾或倚，状儿崙崙兮峨峨，凄凄兮痠痠。猕猴兮熊羆，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羆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

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河间献王德<sup>[31]</sup>为景帝子，亦好书，而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又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其所好盖与楚元王交相类。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

参 考 书：

《史记》（卷一百六，一百十八）

《汉书》（卷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三）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三章）

\*            \*            \*

[1] 楚元王交 即刘交（？—前179），刘邦同父少弟。随刘邦起兵，后封楚王。好文艺，集儒生于楚，撰有《元王诗》，已佚。事迹见《汉书·楚元王传》。

[2] 穆生《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白生，又称白公，《汉书·楚元王传》东汉服虔注：“鲁国菴里人。”申公，名申培。初为楚夷王刘戊之傅，武帝时召为太中大夫。他创立《鲁诗》学派，撰

有《鲁故》、《鲁说》等，已散佚。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3〕 浮丘伯 又称浮丘公，浮丘系复姓。汉初齐人。《汉书·楚元王传》：“伯者，孙卿门人也。”服虔注：“浮丘伯，秦时儒生。”

〔4〕 韦孟 西汉彭城（郡治今江苏徐州）人。曾任楚国刘交、刘郢、刘戊三王之傅。戊无道，韦孟作《谏楚夷王戊诗》，后弃位迁家于邹，作《在邹诗》。《在邹诗》一名《述志诗》，《汉书·韦贤传》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按韦孟系韦贤先人，《韦贤传》云：“自孟至贤五世。”

〔5〕 任昉 参看本卷第52页注<sup>〔16〕</sup>。所撰《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一卷，隋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任昉《文章始》一卷，注：“张绩补。”今传本可能即张绩补本。该书论述诗、文、骚、赋等各种文体起源，共八十五题。

〔6〕 吴王濞 即刘濞（前215—前154），刘邦侄，封吴王。景帝时发动吴、楚等七国叛乱，兵败逃至东越，被杀。事迹见《汉书·荆燕吴列传》。

〔7〕 梁孝王武 即刘武（？—前144），文帝刘恒次子。最受窦后宠爱，欲以他为帝嗣，大臣袁盎等反对。梁王怨望，使人刺杀袁盎，得罪景帝，抑郁而死。事迹见《汉书·文三王传》。

〔8〕 丁宽 字子襄，汉初梁人。景帝时从梁孝王抵御吴、楚，称丁将军。从田何受《易》，《汉书·艺文志》著录《丁氏》八篇。田王孙，西汉碭（今安徽碭山）人，景帝时博士。施仇，字长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宣帝时博士。孟

喜，字长卿，西汉兰陵（今山东峄县）人。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八卷，孟喜章句。梁丘贺，梁丘系复姓，字长翁，西汉琅琊诸县（今山东诸城）人。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官至少府。《汉书·艺文志》著录《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丁、田、施、孟、梁丘五人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9〕 羊胜（？—前150） 羊胜与公孙诡（？—前150）同为梁王门客。公孙诡多奇计，号曰“公孙将军”。《汉书·文三王传》载，胜、诡二人曾为梁王谋嗣位，袁盎等反对，梁王与胜、诡使人刺杀袁盎等多人，景帝下令缉捕，梁王遂令胜、诡自杀。韩安国（？—前130），字长孺，西汉梁成安（在今河南）人。先任梁孝王中大夫，武帝时为御史大夫。事迹见《汉书》本传。

〔10〕 司马相如 参看本书第十篇。

〔11〕 明帝 即东汉明帝刘庄（28—75）。

〔12〕 关于邹阳为羊胜、公孙诡所谗事，见《汉书·邹阳传》：“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邹阳于狱中上书自明，“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问计于邹阳。邹阳结交景帝宠姬王美人兄王长君，请王美人于景帝前为梁王说情，事遂解。参看《汉书》本传。

〔13〕 《西京杂记》 东晋葛洪撰，托名西汉刘歆。原为二卷，后世分为六卷。记叙西汉遗闻轶事及神话传说。其中记忘忧馆作赋事，未见他书。路乔如、公孙乘，不详。《柳赋》等七篇，内容均为咏物颂圣。葛洪（284—363），字稚川，

东晋句容（今属江苏）人。除《西京杂记》外，尚撰有《抱朴子》、《神仙传》等。

〔14〕 刘歆 参看本卷第 11 页注<sup>〔5〕</sup>。

〔15〕 《梁王菟园赋》 叙写菟园山石、林禽之胜及宾客宴饮射钓之乐，收入《古文苑》。《临灞池远诀赋》，文已佚。《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唐李善注：“《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

〔16〕 《七谏》 西汉东方朔撰。内容系悼念屈原。除小序外共有《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段。《招魂》、《大招》的作者参看本书第四篇及其注<sup>〔20〕〔27〕</sup>。内容系列述饮食、女子、宫室之美，招魂归来。枚乘《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事启发太子，故称《七发》。以后称此类文体为“七体”，或称“七”。按枚乘首创“七”体，他死时东方朔方十四岁，《七谏》似不能作于《七发》之前。

〔17〕 关于《七发》的仿作，《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七谏序》：“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鬻》、《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傅毅（？—约 90），字武仲，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章帝时任兰台令史，与班固等共典校书。所撰《七激》，写玄通子以珍味、骏马等七事说徒华公子。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刘广，应为刘

广世，生平不详。所撰《七兴》已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文选·七命》注中存有残文。崔駰（？—92），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少年时与班固、傅毅齐名，撰有《达旨》等诗赋共二十一篇。《七依》已散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北堂书钞》卷一四二、一四四辑有残文。

〔18〕 谢灵运（385—433） 南朝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入宋任永嘉太守。有《谢康乐集》。卞景，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著录《七林》十卷，原注：“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19〕 曹植（192—232） 字子建，三国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七启》，叙写玄微子与镜机子问答七事。

〔20〕 张协 字景阳，西晋安平（今属河北）人，官河间内史。有《张景阳集》。《七命》，叙写冲漠公子与殉华大夫的对话。

〔21〕 《古诗十九首》 无名氏作，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谓出于西汉时，一般认为多出于东汉。梁萧统辑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作《古诗十九首》。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

〔22〕 李善（约630—689） 唐江都（今属江苏）人。曾任崇贤馆学士，后因罪流放，遇赦后专事研究、讲授《文选》，从学者甚多，号“文选学”，所注《文选》共六十卷。这里的“并云古诗”等句，系该书《古诗十九首》题下的注文。

〔23〕 徐陵（507—583） 字孝穆，南朝陈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梁时任东宫学士，陈时任尚书左仆射、中书

监，宫体诗代表作家。有《徐孝穆集》。《玉台新咏》，是他所编的诗歌总集，十卷。其中题为枚乘所作诗九首，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即《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另一首《兰若生春阳》，不入《古诗十九首》。按此九首究竟是否枚乘所作，学者颇多异议。

〔24〕 “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二句及下文“畜神奇于温厚”等句，见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五言》：“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盖千古元气，锤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

〔25〕 李陵（？—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官骑都尉，汉武帝时伐匈奴，兵败降敌。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武帝时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拘十九年，守节不降，后匈奴与汉和好，始得归国。现存苏武与李陵赠答诗，学者疑系后人伪托，参看本书第九篇及其注〔26〕。

〔26〕 淮南王安 即刘安（前179—前122），淮南厉王刘长子，刘邦孙。他因武帝无子，有异志，又因厉王之死，心怀怨望，遂谋反，事发自杀。事迹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27〕 《内书》 《内书》、《外书》与《中篇》均系淮

南王刘安集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唐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内书》又称《鸿烈》，《外书》又称《淮南外篇》。东汉高诱《淮南子序》称：刘安与诸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鸿烈》经西汉刘向校刊，改称《淮南》，后称《淮南子》。《中篇》，《汉书·艺文志》未著录，书名见《汉书·淮南王传》中。

〔28〕 八公 苏飞、李尚等八人均均为淮南王门客，号称“八公”。左吴、雷被、伍被事迹见《史记·淮南王传》。雷被、伍被又见《汉书·淮南王传》，伍被《汉书》另有传。

〔29〕 《大山》、《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此处《大山》、《小山》系指篇章；高诱《淮南子序》云：“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则以为是人名。

〔30〕 《招隐士》 此文题解不一：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系“闵伤屈原”之作；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招隐士》则云：“今按此篇义尽于招隐，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

〔31〕 河间献王德 即刘德（？—前130），景帝刘启子。

---

他收集古书，立博士，推崇儒术。事迹见《汉书·景十三王传》。

##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武帝有雄材大略，而颇尚儒术。即位后，丞相卫绾即请奏罢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sup>〔1〕</sup>又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立明堂；置“五经”博士。<sup>〔2〕</sup>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sup>〔3〕</sup>又早慕词赋，喜“楚辞”，尝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其所自造，如《秋风辞》（见第六篇）《悼李夫人赋》<sup>〔4〕</sup>（见《汉书》《外戚传》）等，亦入文家堂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sup>〔5〕</sup>，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颂，<sup>〔6〕</sup>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sup>〔7〕</sup>。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其《郊祀歌》十九章，今存《汉书》《礼乐志》中，第三至第六章，皆题“邹子乐”。

“朱明盛长，雩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讷。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

《朱明》四“邹子乐”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沱，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日出入》九

是时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大乐官亦肄习之以备数，然不常用，用者皆新声。至敖游駟饮之时，则又有新声变曲。曲亦昉于李延年。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尝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因进其女弟，得幸，号李夫人，早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sup>[8]</sup>言能致其魂，乃夜张烛设帐，而令帝居他帐遥望，见一好女，如李夫人之貌，然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作为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

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先有严助<sup>[9]</sup>，会稽吴人，严忌子也，或云族家子，以贤良对策高第，

擢为中大夫。助荐吴人朱买臣<sup>[10]</sup>召见，说《春秋》，言“楚词”，亦拜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又有吾丘寿王<sup>[11]</sup>，司马相如，主父偃<sup>[12]</sup>，徐乐，严安，<sup>[13]</sup>东方朔<sup>[14]</sup>，枚皋<sup>[15]</sup>，胶仓，终军，严葱奇<sup>[16]</sup>等；而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尤见亲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称疾避事；朔皋持论不根，见遇如俳优，惟严助与寿王见任用。助最先进，常与大臣辩论国家便宜，有奇异亦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寿王字子赣，赵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迁侍中中郎；有赋十五篇，见《汉志》。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刳鬻者以千数。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帝伟之，令待诏公车；渐以奇计俳

辞得亲近，诙达多端，不名一行，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帝亦常用之。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sup>[17]</sup>俱在左右，但诙啁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试用，辞数万言，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终不见用，乃作《答客难》<sup>[18]</sup>（见《汉书》本传）以自慰谕。又有《七谏》（见《楚辞》），则言君子矢志，自古而然。临终诫子云：“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又黄老意也。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刳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sup>[19]</sup>，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

枚皋者字少孺，枚乘孽子也。武帝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皋上书自陈，得见，诏使作《平乐观赋》，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然皋好诙笑，为赋颂多嫚戏，故不得尊显，见视如倡，才比东方朔郭舍人。作文甚疾，故所赋甚多，自谓不及司马相如，而颇诋嫫东方朔，又自诋嫫。班固云：“其文骯骯，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

二十篇，其尤媠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sup>[20]</sup>

至于儒术之士，亦擅文词者，则有菑川薛人公孙弘，字次卿，元光中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终为丞相，封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广川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学，于经术尤著，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除江都相，迁胶西相，卒。尝作《士不遇赋》（见《古文苑》），有云：

“……观上世之清辉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山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

终则谓不若反身素业，归于一善，托声楚调，结以中庸，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

小说家言，时亦兴盛。洛阳人虞初<sup>[21]</sup>，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齐人饶，不知其姓，为待诏，作《心术》二十五篇。又有《封禅方说》十八篇，<sup>[22]</sup>不知何人作，然今俱亡。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书》云东方朔作八言及七

言诗<sup>[23]</sup>，各有上下篇，今虽不传，然元封三年作柏梁台<sup>[24]</sup>，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则其辞今具存，通篇七言，亦联句之权舆也：

“日月星辰和四时<sup>皇帝</sup>，骖驾驷马从梁来<sup>梁王</sup>，郡国士马羽林材<sup>大司马</sup>，总领天下诚难治<sup>丞相</sup>，和抚四夷不易哉<sup>大将军</sup>，刀笔之吏臣执之<sup>御史大夫</sup>。（中略）蛮吏朝贺常会期<sup>典属国</sup>，柱髓榑栌相枝持<sup>大匠</sup>。枇杷橘栗桃李梅<sup>太官令</sup>，走狗逐兔张罟罟<sup>上林令</sup>，啮妃女唇甘如饴<sup>郭舍人</sup>，迫窘诘屈几穷哉<sup>东方朔</sup>。”

褚少孙补《史记》<sup>[25]</sup>云：“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乃据地歌曰——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

五言有枚乘开其先，而是时苏李别诗<sup>[26]</sup>，亦称佳制。苏武字子卿，京兆杜陵人，天汉元年，以中郎将

使匈奴，留不遣。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天汉二年击匈奴，兵败降虏，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汉夷其族。至元始六年<sup>[27]</sup>，苏武得归，故与陵以诗赠答：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李陵与苏武

诗三首之一

“二鳧俱北飞，一鳧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詎央。怆恨切中怀，不觉泪沾裳。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

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

卷十八，然疑是后人拟作

武归后拜典属国；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神爵二年（前六十）卒，年八十有余。陵则在匈奴二十余年，卒，有集二卷。诗以外，后世又颇传其书问，在《文选》及《艺文类聚》中。<sup>[28]</sup>

参 考 书：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汉书》（卷六，二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六十五，九

## 十三)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四章）

\*            \*            \*

〔1〕 卫绾 西汉代郡大陵（今山西文水）人。文帝时任中郎将，景帝时因平吴楚有功，官至丞相，武帝初续任，旋即免职。《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2〕 征申公枚乘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六月，议立明堂。《汉书·儒林传》载：“（赵）绾、（王）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舍鲁邸，议明堂事。”征枚乘事参看本书第八篇。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

〔3〕 亲策贤良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前194）五月，“诏贤良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

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文、景二帝时任博士，武帝时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曾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撰有《春秋繁露》等。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西汉薛（今山东滕县）人。早年研究《公羊传》，六十岁始被召为博士，罢免后又被重新召用，历任御史大夫、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弘》十篇。

〔4〕 《悼李夫人赋》 汉武帝悼念宠妃李夫人之作。《汉书·外戚传》载：“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甚得宠幸。她死后武帝思念不已，“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辞曰“美连娟以修姱兮，命珽绝而不长”云云。按汉武帝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上所自造赋二篇”，未注篇名。

〔5〕 赵代秦楚之讴 当时民间歌谣。按《汉书·艺文志》著录《邯郸河间歌诗》四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等。

〔6〕 李延年（？—约前87） 西汉中山（郡治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汉书·佞幸传》载：“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汉书·礼乐志》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7〕 《十九章》之歌 即《郊祀歌》十九章。此类新歌与旧时雅乐不同，内容除赞美天地神祇外，还歌颂其他神灵和祥瑞。其第三至第六章，题《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祭祀春、夏、秋、冬四神。《史记·乐书》云：“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下文的邹子乐，胡应麟《诗薮·古体·杂言》：“汉《郊祀歌十九章》，以为司马相如等作，而《青阳》、《朱明》四章，史题邹子乐名。按四章体气如一，皆四字为句，辞虽淳古，而意极典明，当出一人之手，是为邹作无疑。”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亦云：“唯《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注明为‘邹子乐’，当是邹阳作。阳，景帝时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当时乐府采其辞以制谱。”

〔8〕 少翁 西汉齐人，武帝时方士。以方术得宠，封文成将军。招李夫人魂魄事，见《汉书·外戚传》。《史记·孝武本纪》亦有招魂魄事，“李夫人”作“王夫人”，无武帝诗。

〔9〕 严助（？—前122） 本姓庄，后人因避明帝刘庄讳，或改为严，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严忌之子或族家子，曾任中大夫，拜会稽太守。《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助》四篇、赋三十五篇，均已佚。现存《喻意淮南王》一篇，见《汉书》本传。

〔10〕 朱买臣（？—前115） 字翁子，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先为中大夫，后任会稽太守、主爵都尉。《汉书·艺文志》著录朱买臣赋三篇，已佚。

〔11〕 吾丘寿王 字子赣，西汉赵人。以善格五为待诏，官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吾丘寿

王》六篇、赋十五篇。现存《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见《汉书》本传，《骠骑论功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赋篇已佚。格五，《汉书》本传注引刘德曰：“格五，棊行。《箠法》曰箠、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

〔12〕 主父偃（？—前126） 主父系复姓，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武帝时官至中大夫，后任齐王相。《汉书·艺文志》著录《主父偃》二十八篇，《汉书》本传存《上书谏伐匈奴》等三篇。

〔13〕 徐乐 西汉燕郡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因上书被召为郎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徐乐》一篇。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严安，原姓庄，西汉临淄人。原为丞相史，因上书武帝被任为郎中，后为骑马令。《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安》一篇。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

〔14〕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东方朔》二十篇，现存《上书》、《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传》五篇，见《汉书》本传。此外《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收有《诫子》，《初学记》卷十八收有《从公孙弘借车》等。

〔15〕 枚皋 字少孺，西汉淮阴（今属江苏）人。枚乘庶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枚皋赋百二十篇，皆不传。后文说到的“诏使作《平乐观赋》”，《汉书》本传“观”作“馆”。平乐观在上林苑中。

〔16〕 胶苍 一作聊苍，西汉赵人。与朱买臣、吾丘寿

王等并侍武帝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前112），字子云，西汉济南（今属山东）人。十八岁上书武帝，召为谒者给事中，迁谏大夫。奉命赴南越，被杀，年方二十余岁。《汉书·艺文志》著录《终军》八篇。现存《白麟奇木对》、《自请使匈奴》等，见《汉书》本传。严葱奇，本姓庄，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已佚。唐颜师古注：“《七略》云‘葱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17〕 郭舍人 姓郭名舍人，汉武帝宠幸的艺人。事迹见《史记·滑稽列传》。

〔18〕 《答客难》 《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喻。”

〔19〕 《神异经》 《隋书·经籍书》著录一卷，仿《山海经》，偏重于记载奇产异物。《十洲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记汉武帝召东方朔询问海内十洲物产事。二书均系伪托，《汉书·枚乘传》不载。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

〔20〕 “其文骯骯”数句，见《汉书·枚乘传》。骯骯，颜师古注：“犹言屈曲也。”

〔21〕 虞初 西汉洛阳（今属河南）人。《文选·西京赋》李善注：“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汉书·艺文志》著录《虞初周说》九四三篇，已佚。

〔22〕 《心术》 《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封禅方说》，《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原注：“武帝时。”

〔23〕 关于东方朔的诗，《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所撰有“八言、七言上下。”西晋晋灼注：“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

〔24〕 柏梁台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二年（前115）“春，起柏梁台”。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柏梁台诗》收入《古文苑》，有序云：“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座。”柏梁台联诗后人疑为伪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考证甚详：“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参加联句者的某些官名，如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皆太初以后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

〔25〕 褚少孙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从王式学《鲁诗》，为博士，见《汉书·王式传》。《史记·滑稽列传》叙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事，其后有褚少孙补文云：“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所补者为郭舍人、

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髡、王先生、西门豹六人事迹。此处引文即出自褚少孙补作。

〔26〕 苏李别诗 指苏武、李陵的赠答诗，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古文苑》卷四。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见《文选·杂诗》。刘勰、苏轼、顾炎武、梁启超等均认为是后人拟作。

〔27〕 元始 应作“始元”，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始元六年为公元前八十一年。

〔28〕 书问 即《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卷四十一及《艺文类聚》卷三十，内容是为他的投降作辩护。后人疑是六朝人伪作。刘知几《史通·杂说》：“《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苏轼《答刘沔书》：“陵与武书，辞句俚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艺文类聚》，唐欧阳询奉命编纂的类书，一百卷，引录古籍达一千四百余种。

##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sup>[1]</sup>，文莫若司马迁<sup>[2]</sup>，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既学，慕蔭相如<sup>[3]</sup>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sup>[4]</sup>事景帝。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来朝，游说之士邹阳枚乘严忌等皆从，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游梁，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作《子虚赋》。武帝立，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帝<sup>[5]</sup>，因言是其邑人司马相如作，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帝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其文具存《史记》及

《汉书》本传中；《文选》则以后半为《上林赋》，或召问后之所续欤？

相如既奏赋，武帝大悦，以为郎；数岁，作《喻巴蜀檄》<sup>[6]</sup>，旋拜中郎将，赴蜀，通西南夷，以蜀父老多言此事无益，大臣亦以为然，乃作《难蜀父老》文。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遂失官，岁余，复召为郎。然常闲居，不慕官爵，亦往往托辞讽谏，于游猎信谗之事，皆有微辞<sup>[7]</sup>。拜孝文园令。武帝既以《子虚赋》为善，相如察其好神仙，乃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sup>[8]</sup>，未就；请具而奏之。”意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臃，非帝王之仙意。惟彼大人，居于中州，悲世迫隘，于是轻举，乘虚无，超无友，亦忘天地，而乃独存也。中有云：

“……屯余车而万乘兮，粹云盖而树华旗。  
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娵。……纷湛湛其  
差错兮，杂遯胶鞬以方驰。骚扰冲苾其纷嫫兮，  
滂滂泱轧丽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曼衍  
流烂彘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  
谷之掘礧崑魁。……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  
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覩荒忽兮，

直径驰乎三危。排闾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俱归。登阊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徘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昇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既奏，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故扬雄以为使孔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sup>[9]</sup>。班固以为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sup>[10]</sup>。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sup>[11]</sup>固皆蜀人也。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sup>[12]</sup>。独《美人赋》颇靡丽，殆即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者乎？<sup>[13]</sup>

“……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闲馆，寂寥空虚，门昇昼掩，暖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

《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相如既病免，居茂陵，武帝闻其病甚，使所忠往取书<sup>[14]</sup>，至则已死（前一一七）。仅得一卷书，言封禅事。盖相如尝从胡安<sup>[15]</sup>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于小学，则有《凡将篇》<sup>[16]</sup>，今不存。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sup>[17]</sup>，而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sup>[18]</sup>其为历代评禛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父谈<sup>[19]</sup>，为太史令，元封初卒。迁继其业，天汉中李陵降匈奴，迁明陵无罪，遂下吏，指

为诬上，家贫不能自赎，交游莫救，卒坐宫刑。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sup>[20]</sup>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sup>[21]</sup>，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其友益州刺史任安<sup>[22]</sup>，尝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书有云：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髡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死后，书乃渐出；宣帝时，其外孙杨惲<sup>[23]</sup>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班彪<sup>[24]</sup>颇不满，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执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sup>[25]</sup>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sup>[26]</sup>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

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然《汉书》已言《史记》有缺<sup>[27]</sup>，于是续者纷起，如褚先生，冯商，刘歆<sup>[28]</sup>等。《汉书》亦有出自刘歆者，故崔适以为《史记》之文有与全书乖、与《汉书》合者，亦歆所续也；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则当是后世妄人所增与钞胥所脱云。<sup>[29]</sup>

迂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sup>[30]</sup>也。《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赋<sup>[31]</sup>，《汉志》云八篇，今仅传《士不遇赋》一篇，明胡应麟以为伪作<sup>[32]</sup>。

至宣帝时，仍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者，于是刘向<sup>[33]</sup>，张子侨，华龙，柳褒<sup>[34]</sup>等皆被召，待诏金马门。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渊，诏之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张子侨等并待诏。褒能为赋颂，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诏褒往祀，于道病死。

参 考 书：

《史记》（卷一百十七，一百三十）

《汉书》（卷五十七，六十二，六十四）

《史记探源》（崔适）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四及第五章）

《支那文学史纲》（第三篇第六章）

《支那文学之研究》（日本铃木虎雄）第一卷

\*            \*            \*

[1] 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所撰辞赋甚多，有《司马文园集》。事迹见《汉书》本传。

[2] 司马迁（约前 145—约前 86）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本传。

[3] 蔺相如 战国时赵国人，官至上卿。事迹见《史记·蔺相如传》。

[4] 以訾为郎 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唐颜师古注：“訾读与贄同。贄，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

[5] 杨得意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狗监，颜师古注：“主天子田猎犬也。”

[6] 《喻巴蜀檄》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

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颜师古注：“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下文《难蜀父老》，《司马相如传》又载：“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乃著书，藉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二文均见《汉书》本传。

〔7〕关于相如讽谏游猎信谗，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赋中有云：“持身不谨兮，亡图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谏猎疏》及《哀二世赋》均见《汉书》本传。

〔8〕《大人赋》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见上好仙，……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颜师古注：“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大人，以谕天子也。”赋见《汉书》本传。

〔9〕贾谊升堂，相如入室 扬雄语。语见《汉书·艺文志》：“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意谓相如辞赋造诣高于贾谊。

〔10〕文章冠天下 班固语见《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

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11〕 王褒 字子渊，西汉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所撰《圣主得贤臣颂》，以为“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见《汉书·王褒传》。又有俳文《僮约》，是一篇反映当时奴仆劳苦生活的游戏文章，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五。李尤，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刘珍等撰《汉记》，又撰有赋、铭多篇及《七叹》、《哀典》等。事迹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12〕 《长门赋》 相如为谪居长门宫的陈皇后作。赋中描写一个弃妇的寂寞痛苦，以求感动武帝。收入《文选》。

〔13〕 《美人赋》 司马相如游梁时作。赋中叙述相如不慕女色，以自炫高洁。收入《古文苑》。扬雄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按班固引扬雄的话非专对《美人赋》而发。又，《史记》本传末“太史公曰”亦有这段文字，但司马迁早于扬雄多年，不可能引用扬雄的话，当系后人所加。

〔14〕 《汉书·司马相如传》：“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封禅书，见《汉书》本传。所忠，武帝近臣，曾任谏大夫，事迹散见《食货志》、《郊祀志》等。

〔15〕 胡安 西汉蜀郡临邛（今属四川）人。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卷三十四《人物志》载：“胡安，旧志临邛人，聚徒教授白鹤山点易洞先生明天文历象阴阳之数，司马相如从学焉。后乘鹤仙去。”

〔16〕 《凡将篇》 《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凡将篇》唐时尚存，宋代已佚。

〔17〕 关于相如制作迟缓，据《汉书·枚皋传》：“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西京杂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

〔18〕 王世贞 参看本卷第186页注<sup>〔4〕</sup>。他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言》等。《艺苑卮言》卷二：“《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长沙，指贾谊。班、张、潘，指班固、张衡、潘岳。子云，指扬雄。

〔19〕 谈 司马谈（？—前110），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武帝时任太史令。《史记·太史公自序》载，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所撰《论六家之要指》，见《太史公自序》中。

〔20〕 《左氏》 即《春秋左氏传》，参看本卷第392页注<sup>〔4〕</sup>。《国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一篇，相传为左丘明撰，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各国贵族的言论，可与《左传》相参证。《世本》，《汉书·

艺文志》著录十五篇，战国时史官编撰。记述自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氏姓、世系及都邑、制作等，后人曾有增补。原书已佚，现有清人辑本多种。《战国策》，《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三篇，战国时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西汉刘向编订，内容系记载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谋略和言论。《楚汉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西汉陆贾撰，记项羽、刘邦初起及汉惠帝、文帝时事。原书已佚，现有清人辑本。

〔21〕 《史记》一百三十篇 《史记》全书有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陶唐，即帝尧。尧初定居陶丘（今山东定陶），后迁于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武帝获白麟，《汉书·武帝本纪》：“元狩元年（前12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史记》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

〔22〕 任安 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人。因巫蛊之祸获罪，被判死刑。他在狱中致书司马迁，司马迁回书，叙述自己不幸遭遇及《史记》撰写过程。此书即《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

〔23〕 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24〕 班彪（3—54） 字叔皮，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后汉书·班彪传》载：“武帝时，司马迁著《史

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鲁迅此处所引文字据《汉书·司马迁传赞》。

〔25〕 关于太史职守原出道家。道家创始人系老子李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唐司马贞《索隐》：“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藏书室是古代帝王收藏图书文献的地方；史，古代掌管图书、记事、历象的官。

〔26〕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引文见《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其中“立斗”、“养士”原作“力斗”、“好士”。

〔27〕 《史记》有缺 《汉书·司马迁传》列举《史记》篇目后云：“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颜师古注：“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28〕 褚先生 即褚少孙，参看本卷第415页注<sup>〔25〕</sup>。关

于他续《史记》的事，《汉书·司马迁传》张晏注：“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冯商，字子高，西汉阳陵（今陕西高陵）人。《汉书·张汤传赞》三国魏如淳注：“（商）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颜师古注：“刘歆《七略》云商……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汉书·艺文志》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歆，参看本卷第11页注<sup>[5]</sup>。关于他补《史记》的事，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29] 崔适（1854—1924）字怀谨，一字觐甫，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春秋复始》、《史记探源》等书。《史记探源》卷一《序证》：“案《汉书》亦有自言出自刘歆者。《艺文志》曰录《七略》、《律历志》曰录《三统历》是也。乃《儒林传》言经师受授，与《七略》相表里；《律历志》言六历、五德，与《郊祀志》、《张苍传》相牵属；《天文、地理志》言分野，与五经相印证；皆可知其为歆作。《史记》之文，有与全书乖，与此合者，亦歆所续也。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当是后世妄人所增，与钞胥所脱。”

[30] 《汉书·贾谊传》除载《治安策》外，也录有《吊屈原赋》及《服赋》。

[31] 关于司马迁造赋。《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赋八篇。《艺文类聚》卷三十收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32〕 胡应麟 参看本卷第14页注<sup>[35]</sup>。主要著作有《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诗薮·杂编·遗逸》：“董仲舒有《士不遇赋》，直致恚忿，殊不类江都平日语。且《汉志》无仲舒赋，伪无疑。太史亦有此赋，尤可笑。”认为此二赋系“六朝浅陋者”的“贗作”。

〔33〕 刘向 参看本卷第11页注<sup>[5]</sup>。《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又刘向赋三十三篇，多已亡佚，现存《九叹》（见《楚辞》）、《请雨华山赋》（见《古文苑》）等。

〔34〕 张子侨 又作张子僑。《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汉书·艺文志》著录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已佚。华龙，事迹附见《汉书·萧望之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已佚。柳褒，著作不详。